

这是谋划了十年的复仇，他必须拼尽全力，
来继续这场对抗命运的连环终极魔术！

大魔术师

THE GREAT MAGICIAN

张海帆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I247.5
2013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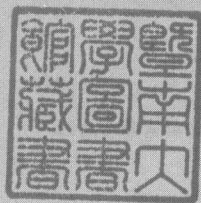
P1

阅 览

大魔术师

THE GREAT MAGICIAN

张海帆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
大魔术师 / 张海帆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 11
ISBN 978-7-5411-3249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0473 号

Da Mo Shu Shi
大魔术师
张海帆 [著]

责任编辑 张庆宁 (邮箱: zqn621@sohu.com)
贾波 (邮箱: alaabo@126.com)
责任印制 喻辉
封面设计 任熙
版式设计 张妮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址 www.scwys.com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张 15.75
字数 308千
版次 2011年11月第一版
印次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11-3249-0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

八、万国魔术	113
七、远赴重洋	098
六、翡翠酒杯	082
五、奸人奸计	066
四、悦客茶楼	049
三、天罩训地	038
二、街头奇迹	020
一、奇人初现	007
引子	001

目录
Contents



后 记	十五、 终极魔术	十四、 隐山乱道	十三、 破牢幻术	十二、 十年情深	十一、 杀身之祸	十、 无缘之火	九、 双缸匿形
243	231	215	198	175	162	146	129

引子

我相信奇迹

但从来没有想过

奇迹会真的发生在自己的眼前

2009年的一天，我受邀参加一个电视魔术秀的评选，当评委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懂魔术，也不是因为我有名。我去当评委，纯粹是一次商业利益的交换，因为某个大公司赞助了这次电视活动，我作为大公司推荐的人选，这才去做了所谓的评委，没有出场费，没有车马费，仅仅让你出个镜。

说白了，就是穿着奇怪的服装，充个数罢了，主持人反复念叨的都是这个大公司的名字。评委席上有两个有名的魔术师，才是真正的评委，一个来自台湾，叫罗真，据说在春晚走红的刘谦都要喊他一声师傅。另一个职业魔术师评委来自香港，叫Robert毛，我见过他的魔术，是不用道具的魔术师，全凭手法，很厉害。

自从刘谦在春晚上表演了魔术之后，突然之间，全民魔术热，好像民众对魔术的热情在瞬间被唤醒了一样，爆发的强烈程度有些让人意想不到。所以，全国很多卫视台，都推出了自己的全民魔术秀、擂台赛、晋级赛等电视节目，我参加的就是南方某个卫视台的一档节目，他们选择在北京录制三期。

这个电视节目是录播，所以这些民间魔术师上场，都是有一些彩排准备的，我坐在评委席上，能够看到很多的魔术破绽和准备的过程。说实话，心里觉得这些魔术不

过尔尔，都是看过很多遍的老节目。民间魔术师嘛，水平有限，你能指望他们给你带来多大的惊喜呢？

节目录制得很快，一共要录制三集，前面两集都很顺利地结束了。

晚上的时候，录制第三集，已经连续折腾了六七个小时，我实在有点疲劳，强打起精神。

可奇迹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发生了……

第三号魔术师，姓陈，年纪不大，长得有点滑头，还喜欢臭美，来自重庆，我暂且叫他陈英俊。

陈英俊十分做作地说道：“现在，我请一位和我一样潇洒帅气的观众上台，和我做一个互动的魔术表演！”

后面的观众都是请来的大学生，人数上百。听陈英俊叫人上来，年轻人都喜欢在电视上露个脸，举手十分踊跃。

陈英俊便指了一个坐在评委席后第二排靠边的一个男人上来。

这个上台配合表演的男人，貌不惊人，年纪三十出头的样子，打扮和所有现场观众一样，上身穿一件白色的节目宣传T恤，就是他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着很有精神。这种录制的电视节目，谁也不会把请上台的现场观众当个真，是陈英俊的托儿也都不奇怪。我姑且称呼这个上台来的观众叫观众甲。

陈英俊故作幽默地和观众甲客套了几句，从怀中拿出一副纸牌，让观众甲随便抽一张牌，在纸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观众甲照做了。

评委一共是五个人，我被安排在正中间坐着，主持人给了我一个很响亮的头衔，中国神秘文学第一人。惭愧得很，我只是一个作家，真配不上这个头衔，反正那个赞助的大公司让主持人这么称呼我，我也没有意见。

陈英俊要表演的魔术，我在他彩排的时候就看过，没什么兴趣。只是陈英俊在彩排时，没用这个观众甲。观众甲倒有点奇怪，不看陈英俊，而是不断看着我，并一直向我微笑，看得我都有点不自在，心想不会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吧。

陈英俊絮絮叨叨个没完，全都是废话，总算进入了正题，一抬头，要让观众甲配合着做事。

观众甲却没有答理陈英俊，而是站出了一步，冲着摄像机笑了笑。这举动肯定要抢了陈英俊的镜头。

陈英俊见观众甲不答理他，脸上立即浮现出一丝不悦，他肯定认为这个观众甲怎么这么爱出风头，不禁向舞台下的导演递过去一个不满的眼色。

导演视若无睹，他们这些人最喜欢拍摄一些现场突发意外的情况，录制仍在

继续。

我也觉得纳闷，这个观众甲到底要干什么？他这个人好像和我以前所见的现场观众都有所不同，刚才对着摄像机的一笑，很有些神秘的感觉。

正当我奇怪的时候，观众甲双手一抬，捏着双拳平举在胸前，突然双手一张，只见两个火球从他的手中腾地一下燃起！两个悬浮在观众甲手掌上的火球，炽烈地燃烧着！

我几乎从椅子上面摔下来，“啊”的一声叫出了声！不止是我，我身边的两个职业魔术师罗真和 Robert 顿时也都呆住了，观众席上“哇”的一片尖叫声。这个时候，大家还都认为是陈英俊的手段。

观众甲微微笑着，双手猛然在火球下方一交叉，“刷”的一下，又变出了两个火球，一共是四个火球一字排开悬浮在空中。

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短暂的惊呼之后，硕大的摄影棚里一下子鸦雀无声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台上这奇迹般的景象。

陈英俊大张着嘴巴，手中的纸牌噼里啪啦全部掉在地上，他根本无法相信自己叫上来的观众甲，会突然玩出这种花样。

观众甲双手一抬，那四个一字排开的火球渐渐升起，在空中缓缓地转动了起来，四个火球都沿着同样的轨迹，在空中画着一个圆形。

观众甲双手高举，似乎在操纵着这四个火球，突然双手又一交错，空中那四个火球“噗”的一声，各自分裂成了两个，一模一样的大小，继续旋转着。

“啊！”所有人都看着空中八个火球，从心中发出无比惊讶的声音。

罗真和 Robert 如同丢了魂一样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抬头看着空中旋转的八个火球，呆若木鸡。

观众甲双手一转，八个火球立即转动得飞快，在空中形成了一个明亮的火圈，前后翻滚着。

观众甲大叫一声：“去！”

那火圈竟直直地向观众席飞了过去！

“呀！”观众席中惊恐的叫声响起，观众席太挤，根本没有人有时间站起身躲避。

我跟着这个火圈看去，这个火圈越过我的头顶，离观众席上的人只有两米距离的时候，突然“嘭”的一声，化成了一片白色的烟雾。

惊魂未定的观众席中，有人吓得哭了起来，也有人拼命地鼓起掌来，更多的人是惊叫，毫不做作的，真心实意的尖叫声。

导演手中从头到尾一直握着的一卷白纸，“哗”的掉落在地，他总算回过神来，出于职业习惯地大叫一声：“拍下来没有？一号机！二号机！三号机！听到没有？”

还没有等到有人回答，台上的观众甲高声说道：“谢谢大家！”

导演、罗真和 Robert，三个人几乎同时要往台上冲，可是观众甲双手一压，啪啪啪连声作响，从他的脚下爆起大片浓浓的白色烟雾，顿时把自己的身形遮住了。

烟雾迅速地弥漫开来，罩住了整个舞台，连评委席上的我，都被笼罩在这片无色无味的烟雾中。

我实在忍不住，站起身，指着观众甲原先站立的方向，大叫了起来。

录制现场乱成一片，叫的，喊的，跺脚的，歇斯底里的，大家好像都有点疯狂。等白色烟雾慢慢散去以后，舞台上导演、罗真和 Robert 都牢牢地抓住了一个人。这个人不是观众甲，是陈英俊。观众甲已经消失在这片烟雾中。

导演、罗真和 Robert 见是陈英俊，几乎同时问道：“刚才那个人是谁？”

陈英俊连连摆手：“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”

导演叫着：“这不是你找来的人吗？”

陈英俊已经慌了，顾不上自己的形象，颠三倒四地嚷道：“我今天上场前，他说他喜欢我的魔术，让我在互动的时候，叫他上来！他还给了我一千块钱，说就是想上电视露个脸！我以前没有见过他！我根本不认识他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知道一千块钱对我来说，也是挺有诱惑的！”

录制中断了，谁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，这是奇迹，是个梦。

我坚定地认为，这是个我亲眼目睹的奇迹。我甚至难以判断，这是一个魔术，还是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魔法。

可是这一切，真的发生过，不止是我，而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。

现场乱成一锅粥，罗真和 Robert 要求看录制下来的回放，观众中很多人认为这是节目组安排的大型魔术，甚至连导演都给电视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特意安排的。剩下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到处寻找这个观众甲，结果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是谁带进来的，现场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观众甲。

观众甲从天而降，又突然消失，彻头彻尾地消失，只留给了我们一段录像。

我忘了我是什么时间，怎么回到家里的。看了看表，刚好过了凌晨零点。

我此时毫无困意，大脑里不断地重复着节目现场的画面，精神亢奋得要命。

我拿起包，打算从里面摸出烟来，狠狠地抽上一根，可烟没有摸到，却摸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。

一个金属的圆牌，应该是铜质的，上了年代，非常的老旧。这圆牌的两面，都有花纹和文字，但磨损得非常厉害，已经看不出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但从铜牌的风格上判

断，可能不是中国的东西。

我的包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我立即想到了观众甲。

我不敢怠慢，给 Robert 拨打了电话，幸好我留了他的电话。

我告诉了 Robert 我的包里，突然有了一块古怪的铜牌，绝对没有见过，会不会是观众甲留下的。

Robert 在电话里的叫声响亮得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，他立即就要找我。

反正我根本睡不着，住的地方在国贸附近，便约了一个 Robert 这个香港人肯定能找到的地方见面。

凌晨一点，Robert 赶过来和我见面，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他的经纪人，以及台湾魔术师罗真。我们在建国饭店大堂一角坐下，我拿出那块铜牌，递给 Robert 和罗真看。

他们俩端详了铜牌很长时间，不住地低声商量，并让 Robert 的经纪人打开电脑，上网查询了一番。最后 Robert 告诉我：“这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，相当于季军，万国魔术大会是英国人办的世界级魔术比赛，这块铜牌至少是八十年前的东西了。”

八十年前？那就是一九二几年的东西了，怎么会出现在我这里？

Robert 介绍，万国魔术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停办了，从此再没有恢复。据说大会上曾经有很多惊人的魔术表演，必须用奇迹来形容，有的可能就是魔法。直到现在，万国魔术大会很多获奖魔术的表演过程仍然是个谜，不是没有人知道，而是被魔术师们隐瞒了，也许重现任何一个魔术，都能震惊世界。

罗真补充了一些，他在台湾调查过民国时期魔术的情况，根据他的记忆，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好像派中国的魔术师参加过万国魔术大会，但成绩如何，却没有资料显示，似乎被人为删去了。

我疑惑不解：“难道说那个观众变的魔术，是万国魔术大会获奖的魔术？”

Robert 和罗真都认为可能性极大，节目现场的火球魔术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围，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待，观众甲既然把铜牌给了我，很有可能会再与我联系。

Robert 和罗真把铜牌还给了我，让我好好保留，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略有遗憾地各自离去。

可是以后的一个多月里，观众甲并没有和我联系。

Robert 和罗真数次打电话来询问，我都表示遗憾，如实地告诉他们，至今仍没有观众甲的消息。Robert 和罗真也告诉我，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，但都查不到观

众甲是谁，来自哪里，姓甚名谁。Robert 告诉我电视台的情况，导演强烈要求播出，但电视台的领导认为不行，所以那段观众甲的魔术表演被剪辑掉了。

我们都以为，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结束了。

可事情的转机很快出现，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国外寄来的 UPS 特快包裹，奇怪的是，没有寄件人。

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，上面用钢笔写满了中文，字体工整，一丝不苟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真不知道谁还这么复古，用钢笔写这么厚厚一沓？

但我丝毫不敢马虎，马上走进书房，耐心地阅读起来。

这是一封非常非常长的手写信，开头写着：

亲爱的张先生：

你好，我也姓张，很高兴你能看到我这封信。我现在伦敦。我的中文书写不是很好，估计要花一个月的时间，才能写完这封信。所以，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距离你看到铜牌已经快两个月了。

你一定已经看到了铜牌，相信你和其他魔术师商量过，了解到它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。我给你写这封信，是因为我了解到，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也是一个低调的作家，甚至你和我还有血缘的关系。

我作为一个中国魔术师的后代，有必要用亲笔书写的方式，告诉你一个关于中国魔术师的故事。这是我爷爷的遗愿，他要求他的子孙，只有在中国全民魔术热的时候，才能讲出这个故事。我很高兴地看到，中国现在是全民魔术热，使我能够有机会亲笔写出这个故事。

可我不擅长写故事，文笔也不好，希望你能够按照我所写的事情，帮我整理出一部文学作品，并找家真心喜欢魔术的出版社出版。版权是你的，我的使命就是告诉你这个故事。

张先生，在你没有读完这个故事，没有写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前，请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，我信任你！如果你做不到，请烧掉这封信。

好了，废话我不多写了，故事正式开始。

.....

.....

一、奇人初现

民国时期，1926年的一个秋天，北平市天桥。

秋高气爽，正是出外游玩的好日子，又逢黄道吉日适宜出行，中午时分天桥一带更是热闹非凡。

攒跤的，变戏法的，盘杠子的，踩高跷的，耍刀叉的，抖空竹的，踢毽子的，耍花坛的，耍中幡的，拉洋片的，耍猴的，举大鼎的，碎大石的，变戏法的，卖大力丸的，算卦占卜的，写字作画的，说相声的，做小买卖的，卖苦力的，教书识字的，混吃等死的，游手好闲的，小媳妇，大闺女，流氓地痞，三教九流，形形色色的人在天桥一带扎堆，市井百态。为博得围观人群的一声喝彩与几枚铜板，艺人们个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。天桥是一个“擂台”，没能耐甬想在这儿混饭吃。

人群摩肩接踵，穿梭不停。

天桥一带最大的一间茶馆，叫做旺风楼，乃是一间杂耍馆^①。宾客进进出出，络绎不绝，伙计卖足了力气吆喝，跑前跑后地迎客，显得生意极好。这也不奇怪，旺风楼地段好，排场大，装修气派，戏台子宽，台下能容纳近千号人就座，二楼、三楼的雅间还有数十间，更重要的是，旺风楼每隔一个时辰，都会鸣锣开戏，奉上一台十足

^① 杂耍馆：杂耍就是曲艺和戏法、魔术等小杂技，凡茶馆内兼演杂耍者，称为杂耍馆。这类茶馆与书茶馆往往有交替，分日、夜场演出。杂耍馆一般说来是以演出为主，喝茶为辅。这里是曲艺艺人演出的主要场所。旧天桥、劝业场三楼的正阳茶社、前门箭楼、阜内大街三阳馆、西安市场欣蚨来等处，都是此类茶馆。本书中旺风楼纯属虚构。

精彩的杂耍，吹拉弹唱，曲艺杂耍，魔术戏法，一天六场演出，都不带节目重样的。而且演出的人也不简单，都是京津两地能够叫得上号的名角红人！有句旺风楼自卖自夸的说话，叫做“要看天桥景，不去旺风楼，只当没来过”。这么说的人多了，旺风楼还真成了天桥一道必看的景致，北平本地人中，凡是兜里有两个闲钱来天桥找乐看把戏的，要是从来没进过旺风楼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天桥。

正午时分，正是天桥一带最热闹的时候，旺风楼外人群一阵喧哗，渐渐聚拢。只见七八个旺风楼的伙计，在大门一侧的空地上搭起的一个木台上面，摆了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摆着一大一小两个铜碗，铜碗间的桌上摆着五颗核桃。有伙计扯出了旗帜，上写着：原样做到本店八仙取果戏法之人，奖大洋五十。

旺风楼的伙计吆喝着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没看过的，赶快进店去看咧！有看过的，大胆地来试试咧！只要能原样做到，奖大洋五十咧！”

围观的人群中，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闭目沉思，有的跃跃欲试。站在最前面的几个人，一看气质打扮，就知道也是天桥一带街头变戏法、玩杂耍的，看来他们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。

人群中确实有还没有见过所谓八仙取果戏法的游客，见了纳闷，便问身边人道：“大兄弟，请问一句，这是啥意思啊？什么是八仙取果？”

“嘿！你是外地人吧，第一次来？没看过？”

“俺还是第一次来北平。”

“那你可问对人了，这八仙取果戏法我看过六七次了，都是在旺风楼台前的位置。你看到没，那张八仙桌上五颗核桃，都要放进大的铜碗里，用小碗盖上，然后哗啦啦地抖搂抖搂，声音响着的时候，喝一声，顿时就没有声音了，再一揭碗，核桃已经变没了，这就成了！”

“俺的娘啊，这咋可能啊？”

“嘿，旺风楼的陈国陈老板，就能做到。五十大洋，这可是一笔大钱啊！嘿，谁看着不眼馋啊。”

“大兄弟，有人领到这个赏钱了吗？”

“咳，有人做到了，还用再摆着吗？这已经摆了十来天了，不少人都去试过，谁都没有做到。没准啊，这两天再没有人破解，摊子就收掉了。你看到没，前面那几个人静静站着的，都是天桥变戏法的，他们试过许多次了，都没成功，可不今天又来了！”

“哎哟，那今天俺可要开眼了。”

“可不嘛，你要有闲钱，去望风楼里面坐坐，这个八仙取果戏法，还不算最绝的呢！”

人群又是一阵躁动，只见一个身穿长袍，模样贵气，梳着油光发亮的大背头的中年男人从旺风楼大门中走到八仙桌前。

人群中有认识他的，纷纷点头向这个中年男人问好：“陈老板，中午好啊！”

这个中年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旺风楼的老板陈国，他四十岁开外的年纪，满脸笑容，看着十分和气。陈国团团抱拳，向围观的人群问好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朋友，多谢捧场！今天我来这里，第一是本人卖弄一下，公开演示八仙取果戏法一遍，第二是告诉各位朋友，今天乃是我悬赏高人破解八仙取果戏法的最后一天，还请各位要尝试的，抓紧时间上来试试。”

人群中有人轰然叫好：“陈老板，你就先变给我们看看吧。”

陈国笑道：“好！请各位朋友安静一下，我这就给大家演示一遍。”

人群顿时没有人再大声说话。

陈国登上木台，将两个铜碗拿起，正反两面都展示给大家看了看，敲了一敲，示意这铜碗没有特异之处，然后陈国把铜碗放下，将五颗核桃尽数放入大铜碗中。

陈国将铜碗拿起，走下木台，将铜碗中已经放入核桃的情况展示给围观的众人看。

陈国边走边问：“现在核桃可在里面？”

众人无不点头。

有好事者伸出手要摸铜碗中的核桃，陈国并不拒绝。那人拣出一颗核桃，放在眼前打量了一番。

陈国问道：“可否是真的核桃？”那人连连点头。

陈国笑道：“那还请这位兄弟告诉大家一下。”

这人向身后的人群大声道：“兄弟爷们，核桃都是真的！”

陈国退后一步，慢慢说道：“请各位看好了！睁大眼睛！”

众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陈国的动作。

陈国微微一笑，将另一只略小的铜碗盖上，举在胸前，开始上下抖动。

铜碗里核桃撞击的声音清晰响亮，哗啦哗啦响个不停。

陈国摇动着铜碗，绕场一周，退回场地中间，喝了声：“走！”

突然之间，铜碗里发出的哗啦哗啦声骤然停止，再无声息，而陈国的动作仍未停止！惊得围观众人齐声啊地一叫。

陈国的动作慢慢缓了下来，将铜碗托在手中，将两个铜碗分开，一手持一个碗，出示给众人观看，说道：“各位朋友请看，核桃可是不见了？”

围观人群无不探头看去，只见铜碗中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空无一物。

人群中掌声雷动，不少人大声叫好，也有人惊讶声连连。

陈国一圈走下来，退回到木台上的八仙桌前，将两个铜碗再又盖上，拿起来上下一抖，喝道：“回来！”

只听铜碗里哗啦哗啦的撞击声再度响了起来，引得众人又是一片惊叹！

陈国将铜碗放下，揭了开来，从碗里面拿出五颗核桃，握在手中出示给众人观看。

陈国把核桃放下，才连连抱拳，略显得意地笑道：“各位朋友抬举！在下献丑了！”

又是一片掌声响起，陈国这才从木台上走下，说道：“本人陈国，乃是旺风楼掌柜的，说话一向算数！只要有人如样做到核桃从铜碗中消失，必奖大洋五十！”

陈国退开一边，走回到店中，人群中不知是有人真心佩服还是刻意巴结，叫好声和掌声一直不断。

旺风楼的伙计见陈国回去了，继续吆喝，鼓励围观众人上前尝试。

有不少人依次上前来尝试，但不是半途放弃，就是根本完成不了，一个个摇头叹息，啧啧连声，灰头土脸地返回。

转眼过了近一个时辰，还是无人能还原出这个戏法，伙计们见时辰已到，彼此招呼了一下，呼喊着各位承让、大家海涵等客气话，就要上前收拾摆设，围观的众人见已经结束，就要散去。

“等等！我来试一试！”人群中突然有个声调低沉、平稳的男人说道。

众人都扭头看去，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个穿一身破旧的灰布长袍，头发蓬乱，面颊消瘦，满脸胡须的男人。

这个男人风尘仆仆，好像才赶了远路过来，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。这个男人走出人群，一双眼睛让人过目不忘。他眼睛不大，但透出一股子捉摸不透的气质，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心思一样，又像有千言万语能够从眼中流露出一般，大家不由得被他这双眼睛吸引住，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这个男人提着一个硕大的皮箱，显得又笨又重，那尺寸几乎能将他都装了进去。皮箱上沾满了尘土，脏兮兮的，但皮箱棱角上包裹着的黄铜铁皮，却闪闪发亮。

这个男人向伙计问道：“请问还能试一试吗？”

伙计们见这个人非常面生，一双眼睛又古怪得很，实在难以猜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但既然是公开搭台，还没有收场，自然不好拒绝。

管事的伙计和这个男人对视了几眼，说道：“当然可以！请！”

众人见又有人来出丑，便再度围拢过来，人群中有人指着这个男人评头论足，神情都是十分的不屑。

这个男人道了声好，半拖半提着皮箱，十分吃力地走到八仙桌边，将皮箱放下，

拿起两个铜碗看了几眼，又分别抓了抓桌上的核桃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

众人都看着这个男人，不知为何，场中鸦雀无声。

这个男人依照陈国的法子，把核桃放入了大铜碗中，哗啦哗啦拨动了一番。管事的伙计一直在旁边打量着，见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说道：“请盖上铜碗，晃动起来。”

这男人点了点头，拿起另一个小碗，走下木台，将放了核桃的大碗里的情形展示给众人看了，然后盖上了小碗，后退了两步，上下地晃动了起来。

铜碗中哗啦哗啦的声音立即传出。

这男人如陈国一样，摇着碗绕场一周，退回到场地中间，喝了声：“走又来！”

哗啦哗啦的声音立即停止，无论再怎么晃动铜碗，都不再发出声音。

围观人群“哗”的一声叫起好来，仍有人半信半疑地说道：“成了？”

这男人将铜碗慢慢揭开，亮给众人观看。众人都探头看过去，不看还好，一看眼睛就瞪圆了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那一大一小两个铜碗中，竟一个碗里塞着一个白面馒头！

男人走了半圈，给大家看了，人人都张口结舌，不知是该叫好，还是该惊叹。

管事的伙计见情况不对劲，也跑过来一看，眼睛瞪得只怕眼珠子都要掉出来，嚅动了一下嘴巴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这，这是，馒头？那核桃呢？”

男人笑了笑，将铜碗中的两个馒头取出来，分别咬了一口，在嘴里咀嚼。馒头被取出，铜碗里空无一物，核桃早已不翼而飞。

他把手中的馒头递给伙计，伙计拿着馒头，又捏又看，还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这的确是两个刚出笼不久的馒头，伙计止不住的问道：“可，可是核桃呢？”

这男人一边嚼着馒头，一边说道：“我变没了核桃，塞进去两个馒头。我算不算做到了呢？”

伙计看着两个空空如也的铜碗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馒头，下巴已经掉了下来，看着这个男人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
突然有人喊道：“好！太绝了！”随即人群中如同炸了锅一样，赞叹声，喝彩声响成一片，甚至有按捺不住的，从人群中跳出来，跑到这个男人的身边，大叫道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、有更多的人都跑了上来，将这个男人围住，有问他叫什么名字的，有问他是做什么的，有问他从哪里来的，顿时乱哄哄闹成一片，早把呆若木鸡的伙计挤到一边。

这个男人沉默不语，面色平静得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，只是拿着铜碗，慢慢退到八仙桌边，把大铜碗扣在桌面上，用手一指，再把铜碗揭

开，五个核桃正在碗下躺着。

这么多人挤在男人身边，就在眼皮子底下变出了核桃，虽说这和陈国的表演有些不同，可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陈国，顿时叫好声又是一片。

男人冲人群抱了抱拳，一垂手提住了自己的大皮箱。

早有精明的伙计在这个男人变没了核桃，变出了馒头的时候就察觉到古怪，飞也似的跑入旺风楼向陈国通报。陈国急急忙忙赶到外面的时候，围观的众人已经将那个男人团团围住，乱成了一锅粥。陈国见木台上的男人眼生得很，他在天桥从小混到大，都绝对没有见过这么一号人物。

陈国没有贸然上前，却见刚才管事的伙计还傻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走过去骂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这个伙计才算是回过神来，赶忙说道：“他，他使妖术！他把核桃变没了，塞进去两个馒头！”

陈国本来一张和气的脸上，眉头拧成了一团，骂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”

伙计说道：“他们，他们都看到了！”

陈国骂道：“还发什么呆！把人都赶开，我要和他谈谈！”

众伙计这才反应过来，急急忙忙地上前，分开人群，将那个男人围在中间，大声吆喝着：“大家散了，大家散了！我们另有安排！谢谢各位爷！谢谢各位！改日请见店外通告！”

好说歹说，人群才在一片歛歛短叹中渐渐散去，仍有不死心看热闹的，聚在一边指指点点。

陈国大大方方的，堆起满脸的笑容，快步走到那个男人身边，抱拳问好：“这位兄弟！恭喜恭喜！请教怎么称呼？”

男人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叫张贤。”

陈国“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张先生，幸会啊！我是这个旺风楼的掌柜，陈国。不知道张先生现在方便吗？请您到我的旺风楼中喝杯茶，认识认识，叙上一叙？”

张贤说道：“好！陈先生抬举了。”

陈国连连招呼，领着张贤向旺风楼侧门走去。有伙计上前要帮张贤提大皮箱，张贤婉言拒绝，说道：“不妨事，我自己提着就好，谢了。”

陈国将张贤领进旺风楼，绕到后院，推开一处僻静房间的房门，恭恭敬敬请张贤入内。张贤也没有客气，进了这间屋子。这间屋子倒是宽敞，各色古玩字画，红木的明式家具，布置得十分素雅，显出屋子的主人乃是个非常有品位的人。

陈国请张贤坐在屋中的一张象牙雕花圆桌边，吩咐伙计速速上茶，不要随便